

(接上頁)在戰爭初期,烏克蘭人用火炮炸毀了大壩的一部分,迫使洪水從水庫逆流而下,流入伊爾平河,作為抵禦俄羅斯人的屏障。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的特種部隊潛入敵後,在大壩的其他部分安裝炸藥,軍事情報局局長凱里洛·布達諾夫說。

依靠當地一名農業商人的複雜知識(官員們開始稱他為“潛水員”),瑟爾斯基表示,對其中一個水渠有針對性的爆炸,幫助提高了莫



遜村周圍更遠地方的水位。

大壩的爆炸。只是烏克蘭人破壞本國基礎設施為俄羅斯人製造障礙的一個例子,他們摧毀了道路,炸毀了橋樑,毀壞了鐵軌。

瑟爾斯基說:“水流把俄羅斯人淹沒了,後來我們發現了一個地方,俄羅斯海軍陸戰隊不得不脫掉所有防彈衣,游泳才能活下來。”

但後來,大約在3月的第三周,第72旅指揮官弗多維琴科表示,俄軍傘兵部隊在莫遜村附近的河中烏克蘭一側登陸。

他告訴扎魯茲尼,烏克蘭軍隊可能需要從這個村莊撤退,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力量和手段來守住這個村莊。

扎魯茲尼回答說:“我們將找到力量和手段。”

扎魯茲尼改變戰術。他開始在不超過三天的時間內輪換部隊,並引入了一個新的營。

“由於密集的炮擊和寒冷,不可能再默下去了,”他說。他的部隊從兩邊封鎖了莫遜村,開始用重炮轟擊俄國人過境或集中的地方。

隨著莫斯科的攻勢開始瓦解,烏克蘭人將俄羅斯人推到了河對岸。

在醫院里,科瓦連科接到了陣亡士兵親人的電話。他的三名排長陣亡了。他留在莫遜村以北6英里的城里的許多士兵也被殺了。這使他感到沉重。一些下屬質疑他的決定。

他的學生兄弟德米特羅夫告訴他:“你做了你力所能及的最好安排。如果人們不聽你的,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這些都是新人,每個人都被動員起來,幾乎沒有人認識彼此。”

出院後,科瓦連科回到莫遜村,把連隊的將士從戰鬥過的戰場里集合起來。俄羅斯炮兵繼續瞄準這個村莊,迫使烏軍和戰友的屍體躲在一起。當炮火減弱時,科瓦連科和他的士兵們把屍體一個一個抬出去。

六

2月24日,烏克蘭中央空軍司令部司令阿納托利·克里沃諾日科中校躺在基輔的病床上,正在從嚴重的冠狀病毒感染中恢復。當第一批導彈開始襲擊軍用機場和雷達站的軍人時,他拔出了靜脈注射管,叫來了司機。

基地需要他。他說:“在這種情況下,冠狀病毒可能會自行消失。”

在被隔離期間,克里沃諾日科一直在遠程工作,為俄羅斯可能的襲擊做準備。許多烏克蘭戰鬥機和地對空防禦系統已經重新部署。因此,當第一枚導彈擊中時,俄羅斯人經常是在空曠的地方轟炸。他和其他人說,空襲發生時,一些飛機已經在空中飛行,這是拯救航空隊的另一種策略。

“我們為敵人製造了假目標,”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回憶說。

克里沃諾日科給了他的部隊90分鐘的時間,讓他們在第一次轟炸的衝擊下集結起來。在某些情況下,俄羅斯導彈在當天上午成功擊中了目標。第138無線電技術旅的兵營被摧毀,但睡在里面的50人奇迹般地活了下來。提醒他們尋求庇護的警報器沒有打開。

年輕的飛行員們拿着火箭推進榴彈,在瓦西爾基夫空軍基地設立陣地,這是基輔以南一條跑道,大約一小時後仍在使用。年紀更大、經驗更豐富的飛行員挺身而出,他們知道這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執行任務。

一名使用呼號Moonfish的烏克蘭戰鬥機飛行員說:“我不認為這是傳統,但這是一個規則,如果有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糟糕任務,年長的人就會跳上飛機。年長的人承擔起責任,因為,‘嘿,我的孩子已經長大了。’”

克里沃諾日科說,一些飛行員每天飛行三到四架次與俄羅斯軍隊交戰。他們經常跳過飛行前檢查,從被轟炸過的縮短的跑道起飛,然後在一夜之間修復。克里沃諾日科說,烏克蘭的反擊似乎讓俄羅斯人感到驚訝,並促使他們改變了模式。

他指出,在最初的幾波攻擊過後,飛往烏克蘭的俄羅斯飛機減少了,莫斯科轉而開始更多地使用其有限的精確制導彈藥。

烏克蘭的戰鬥機在戰爭幾天後仍在飛行,這成爲一種持久的激烈抵抗的象徵,並在削弱俄羅斯的進攻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防空導彈部隊訓練部門的首席專家丹尼斯·斯馬茲尼中校說:“每個人,尤其是俄羅斯,都認爲我們的防空系統只能維持幾天,如果不是幾個小時的話。”

在地面上,烏克蘭防空部隊向俄羅斯目標開火,並立即移動陣地,能夠存活的時間比許多人預期的更長,儘管正在與俄羅斯的廣泛干擾作戰。第138無線電技術旅指揮官尤里·佩雷利茨亞上校說,他的部隊本不該進入俄羅斯炮兵的射程,但有時會在距離前線10英里的範圍內行動。

他說:“我們會違反所有的原則,我們把自己置于危險之中,增加了摧毀目標的機會。”

防空系統仍然是俄羅斯人的首要目標,佩雷利茨亞一直擔心破壞者泄露他的位置。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官員說,烏克蘭的通訊敵分子在一些地方用油漆做了標記,晚上可以看到,這是指示空襲方向的信號。在其他情況下,他們會向俄羅斯看守人員發送包含坐標的編碼信息。一個帶紅花的信息表示民用基礎設施對象。綠色的花是爲軍事設施準備的。

官員們說,這些短信的署名是“babushka”,也就是祖母。

佩雷利茨亞說:“俄羅斯人被告知,我們不會有任何防空系統。它們會肆無忌憚地進入領空,我們會摧毀它們。”

七

當他的戰友們在基輔以西爭相阻止俄羅斯人時,烏克蘭第一坦克旅旅長列昂尼德·霍達上校,正在首都東北部的洪恰里夫斯基進行動員。

2月24日上午,當一枚俄羅斯導彈擊中他的基地時,霍達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他已將彈藥、燃料和食物轉移到偽裝的安全區域,並將他的部隊從基地分散到野外。他與他的副手們討論瞭如何秘密散開,並形成地下抵抗力量。他已經準備好與他的妻子做最後的告別。

戰爭進行了幾個小時,看起來最壞的情況正在發生。

最終將有近3萬名俄羅斯軍隊,從三個方向越過邊境,向烏克蘭北部城市切爾尼戈夫涌來。據烏克蘭官員稱,他們的計劃是迅速佔領這座擁有28萬人口的城市,並在三天內沿第聶伯河東側向南推進到基輔。與在羅斯托梅爾登陸並向首都西側擴展的部隊一起,他們將對基輔形成鉗形夾擊。

站在俄國人和首都東側之間的是霍達,他的旅大約有2000名士兵。

霍達說:“當你聽到一個俄軍縱隊帶着10輛坦克過來,心理上很難接受。後面跟着另一縱隊,有30輛裝甲車,在他們身後,還有一列12輛裝甲車駛來,這就是一波一波的。”

霍達離開基地,向北飛奔到切爾尼戈夫,建立一個前沿指揮所。他的部隊在城北的公路旁等待,伏擊並摧毀了第一支俄羅斯縱隊,用大炮在如此短的距離內向縱隊開火,俄羅斯人都沒有時間做出反應。第二支俄國縱隊也以同樣的方式倒下。

這次攻擊使前進的俄軍部隊停滯不前,給烏克蘭人提供了關鍵的時間,來建立防禦和集結他們自己的部隊。

在接下來的五個星期裡,他們在與俄羅斯人的戰鬥中處於劣勢,但在阻止莫斯科對烏克蘭首都的“閃電式打擊”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烏克蘭人試圖將大批俄羅斯軍隊逼入狹窄的地形:無法通行的土路、解凍的田地或沼澤,這些都會困住車輛並迫使其消耗更多燃料。在柏油路上停留的車輛被快速移動的烏克蘭部隊盯上。橋樑和十字路口被埋設地雷並被封鎖。

烏克蘭部隊在這個國家北部地區的最高指揮官維克多·尼科柳克少將說:“我們將迫使他们走某些路線,然後在那里進行襲擊轟炸並切斷他們的線路。”

這一戰略贏得了五角大樓的欽佩和讚譽。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將軍後來說:“大約30個俄軍戰鬥群沿着一條大道過來,一個烏克蘭旅就阻止了他們。我不知道那個烏軍指揮官是誰,但他把他們阻止在那條路線上了”。

米利在談到俄國人時說:“他們無法離開道路,他們的下級軍官沒有任何主動性。這個烏軍指揮官就像一把電鋸,把他們鋸碎了”。

尼科柳克描述說,俄國人用的還是老式的蘇聯戰爭方式,指揮官給予下級軍官很少的決策餘地。並試圖通過派遣大量笨重的部隊去壓倒敵人,這仍然是俄羅斯人的標誌。

他說:“當我們打死兩三個俄國人,然後其他人會出現在他們的位置上。第一批人還躺在那里,而這些人正在前進。這簡直就是1941年的翻版,他們的指揮官視士兵們的人命如草芥”。

他繼續說:“這些人的問題還在於,他們很自信。他們認爲烏克蘭是小國。‘我們將掀翻他們……我們只需要用坦克碾壓過去,這樣就完事了’”。

而在烏克蘭方面,自2014年以來,這個國家東部領導部隊的指揮官,一直在從西方夥伴那里學習如何將決策權下放到指揮系統,並確保下級軍官知道他們必須根據當下發生的情況採取行動,而不需要依賴總部的命令。

烏克蘭將軍隊在任何情況下,都把主動權授予軍官。正如基輔以西所發生的那樣,俄羅斯人完全干擾了烏克蘭人的通信和衛星網絡,使霍達和其他人無法與前線士兵取得聯繫。烏克蘭指揮官們就在他們部隊的陣地上穿梭移動,進行溝通和發佈命令。

霍達說:“我們的軍事通信完全癱瘓了”。他同時指出,他的部隊也藉助了當地居民的力量,“我們不得不通過線人。我不會把所有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里,但我們通過其他方式瞭解到95%的準確信息,甚至是他們最小的動作。這都靠當地居民”。

在切爾尼戈夫東北部的山頭上,烏克蘭人不畏艱難的戰鬥意志展露無餘。從那里可以俯瞰城市和周邊地區的情況。霍達說,他命令戰士們守住這個山脊,否則俄羅斯人將把切爾尼戈夫這個城市“握在掌心”。

尼科柳克說,幾天來,儘管俄羅斯人用坦克、多管火箭炮和高爆炸彈對山頂進行野蠻轟炸,最終摧毀大部分山脊,但烏克蘭戰士還是在死守或爭奪山頂。尼科柳克說,後來在一個上面插有十字架的臨時墳墓中發現,幾乎所有參戰的烏克蘭士兵都戰死了,但他們沒

有投降。

尼科柳克說:“你知道,人們準備捍衛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而且沒有任何退路。當你看到這一點,你就會明白,在道德上你已經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選了”。

這裡的許多遇難者是烏克蘭領土防衛軍的成員,在戰爭的最初幾天,有成千上萬的志願者報名參加。雖然大多數人是沒有經驗的戰士,但他們承擔了關鍵和危險的角色,提供了關鍵的額外人力。

根據烏克蘭官方聲明,戰爭爆發六個月後,烏克蘭總共損失了約9000名士兵,並有超過7000名士兵失蹤,儘管數字可能更高。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7月底的評論,俄羅斯已經損失了超過15000名士兵,他說很難確定確切數字。

霍達說,澤連斯基留在基輔的決定刺激了部隊,“你可以想象一下,當戰爭來臨,你要是被告知總統已經逃到某個地方去了……這會讓人士氣低落”。

他說,俄羅斯空軍起初在切爾尼戈夫上空佔據了優勢。直到3月中旬,霍達的部隊才收到美國和歐洲盟國提供的西北風和毒刺便攜式防空導彈,最終使他們能夠擊落俄羅斯飛機。

憑藉蠻力和純粹的數量,俄羅斯人當時已經成功地橫掃切爾尼戈夫南部,幾乎包圍了這個城市。烏克蘭的第58摩托化步兵旅加入了戰鬥,在城市下方移動以幫助霍達的第一坦克旅。

戰鬥在一個叫盧卡什夫卡的村莊達到了高潮。

霍達說,俄羅斯人聚集了整個營級戰術小組的約750名士兵,並在一座古

老的東正教教堂的白牆之間佈置火力。他說,俄羅斯的裝甲車涌入村莊,大約有7輛坦克、19輛步兵戰車和12或13輛裝甲運兵車,此外還有卡車。

如果烏克蘭人不在盧卡希夫卡進行反擊,他們就有可能失去進出切爾尼戈夫的最後一條“生命之路”。

但是,俄羅斯集結軍隊的決定是一個錯誤。霍達說,空曠的田野和成片的小溪將盧卡希夫卡與烏克蘭人控制的村莊隔開,使俄羅斯人暴露了。

尼科柳克說:“我們利用小股部隊,出去摧毀了一兩輛坦克、一輛步兵戰車和一些人員,就這樣一點一點地開始切斷了他們的補給線。”

炮兵完成了剩下的工作,許多俄羅斯裝備被燒燬。

霍達說,在那一刻,他知道俄羅斯人將被打敗,入侵者損失了太多的人、坦克和戰車,而且他們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向切爾尼戈夫市區推進。由於烏軍的反擊、時間和距離限制,他們的後勤保障已經捉襟見肘。

到那時,俄國人已經通過另一種方式到達基輔的東部邊緣。

八

這是明日張膽也是愚蠢的行動。

到了3月中旬,隨着其部隊在基輔兩側的掙扎,俄羅斯嘗試了一個新的招數,派遣一列坦克從俄羅斯邊境向西225英里穿過烏克蘭的中心。當這支成群結隊的隊伍接近基輔首都區時,烏克蘭人發動襲擊,用炮火伏擊坦克。

第72旅的一名營長後來說,有19輛車被摧毀,約48輛車撤退。烏克蘭人公佈的無人機視頻顯示,20輛俄羅斯坦克在公路邊的泥濘中爭先恐後地掉頭,因爲這支隊伍正在撤退。

在烏克蘭人公佈的截獲的電話中,一名俄羅斯士兵報告了大量損失,包括這個團的指揮官也被打死。

德米特羅·科瓦連科的戰鬥營對俄羅斯人發動的打擊,是在基輔東部邊緣的村莊進行的數周戰鬥中發生的。

在戰鬥中,科瓦連科想起了他已故祖父的話,他在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烏克蘭製造的人爲饑荒中生存下來,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蘇聯軍隊中服役,永遠不要相信俄羅斯人。

他說:“他們給我的家庭帶來了很多痛苦,現在我恨他們”。

坦克潰敗後,俄羅斯人未能重整旗鼓,也從未對首都東部邊緣發起過一次重大攻擊。隨着時間的推移,監測俄羅斯通信的烏克蘭指揮官,開始聽到敵方士兵的語氣發生了變化。原本的熱情已經變成了恐慌和失望。基輔正在堅守,而俄羅斯的困境正在增加。

俄羅斯想要減少損失,並在3月下旬宣佈其軍隊將重新集中于烏克蘭東部地區。沒過幾天,他們就開始撤退了。

科瓦連科說:“突然有一天,他們聚在一起,然後離開了”。

他和他的雙胞胎兄弟羅曼一起慶祝。羅曼說:“最重要的,是人們一個一個站起來說,‘不,我們不會投降’,這是他們的精神的力量”。

通過拯救基輔,烏克蘭保衛了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俄羅斯將在這個戰爭更令人沮喪的第二個階段,爭奪烏克蘭南部和東部的邊界。

九

到了6月,羅曼和德米特羅·科瓦連科去了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煤礦地區,俄羅斯在那里發動了一場讓人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戰,這讓武器不足的烏克蘭士兵懇求西方國家提供更先進的武器。

在一個半月的時間里,科瓦連科的連隊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最終受傷、失蹤或死亡,大多數幸存者都留下了腦部創傷的痕跡。

德米特羅羅訪了他兄弟的陣地,看到羅曼也在遭罪,他戴着耳罩以減弱爆炸產生的震動。

幾天之內,羅曼就又回到了醫院,他在那里一直待到最近幾天再次被部署到前線。

本月早些時候,德米特羅與他的父母和他10歲的兒子在基輔城外歇了幾天後,收拾東西準備回東部前線。他的兒子明白他要去哪里。德米特羅說,他爲如何告別而苦惱。

“我說,一切都很好,我很快就會回來。就等着吧”。

